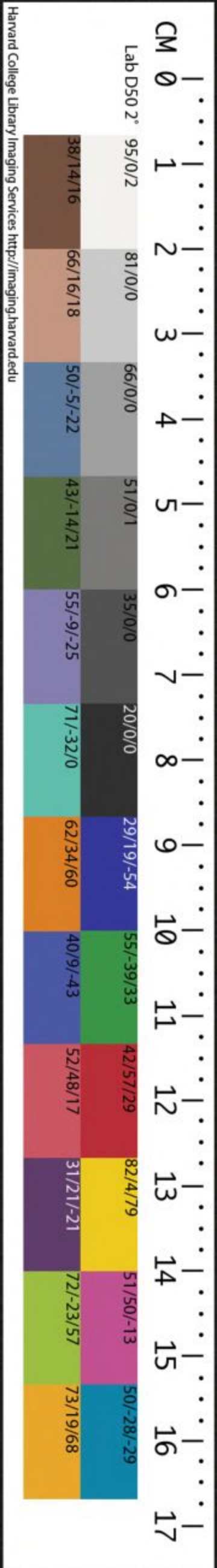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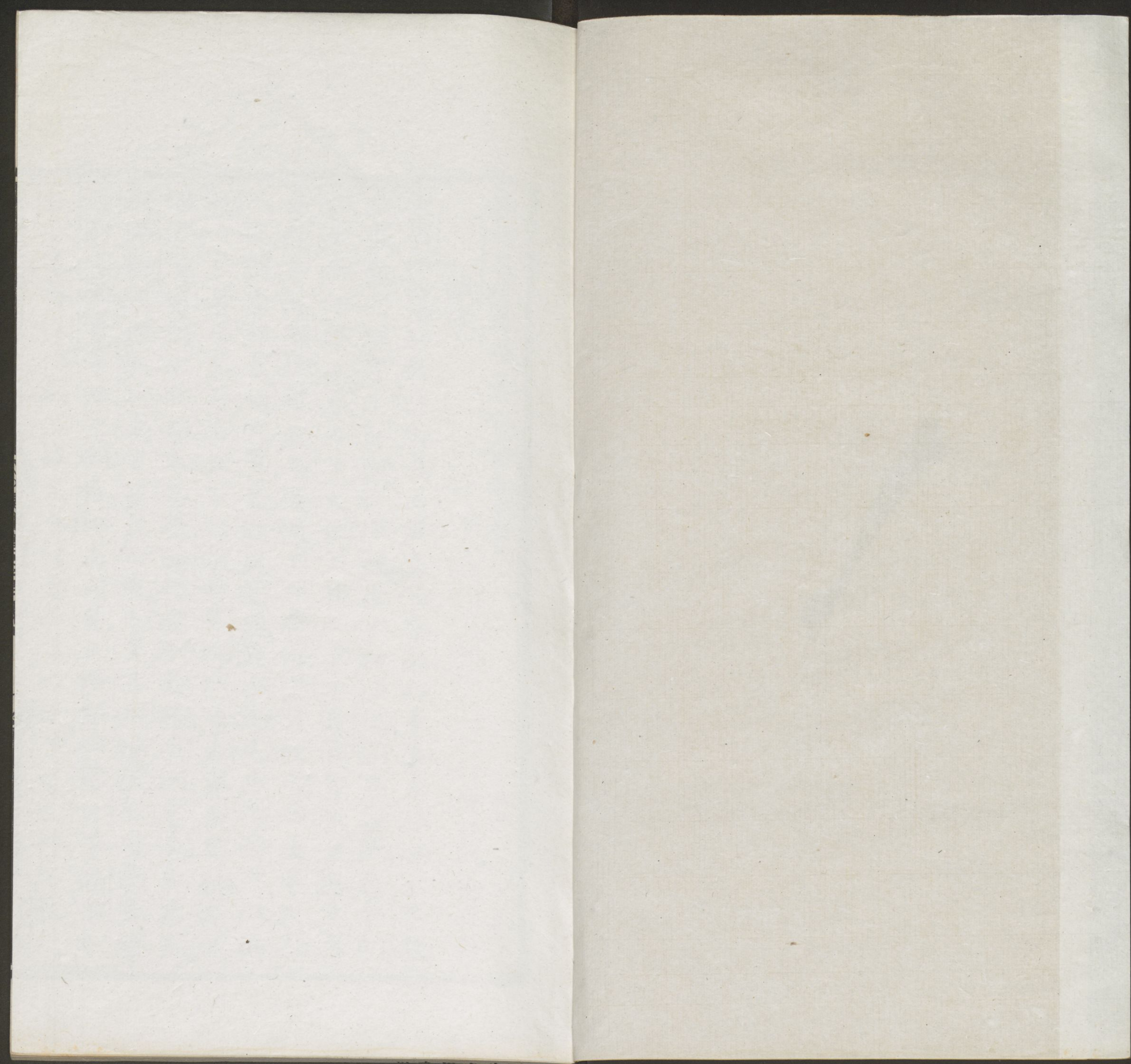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34

T 4664 / 4244A





賦役

宋徽宗即位初，趙鼎奏所定王君實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之役，及羅盤內保丁上奏曰：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始，首念德音，下明詔免保丁第四等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或陛下存恩，如獲更生，後復下令變保甲法，為冬教人，人使得安其業，又大臣嘗觀其事，而見其微，或有以為陛下言者，凡第四等第五等之家，由業龐大之多，寡無甚相遠，庶幾不充，亦相不恰，殆未免凍餒之憂，今若隆冬，刈寒使去其家，與溫飽者同教於城下，盈月而後已，豈其所堪，伏望聖慈哀憐，約祖宗義勇等第之制，特詔有司，免三四等第四等第五等保丁之役，以寬貧民，但恐其姓名播，曠無出力，以從事可也，雖不教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七

賦役

宋哲宗即位初。監察御史王岩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內保甲。上奏曰。臣伏觀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下明詔。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獲更生。後復下令。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使得安其業。又大惠也。然臣嘗親其事。而見其微。尚有以為陛下言者。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壟畝之多寡。無甚相遠。簾榻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與溫飽者同教於城下。盈月而後已。豈其所堪。伏望聖慈哀憐。約祖宗義勇等第之制。特詔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冬教。以寬貧民。但籍其姓名。俟緩急出力。以從事可也。雖不教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戰而教者賴此以共濟耳。國家平居能有以知其情。則百姓一日樂有以盡其力。今雖罷之。猶不為無益也。臣又按祖宗義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之民。民皆曰我居近天子之都。習知蒙幸以為常也。乃習戰鬪之技。下與列郡等。而又加峻焉。妄用為王畿之民哉。此百姓前日之語也。北則韋城白馬。西則管城新鄭。前為畿內邑。則共苦於教。今復而歸鄭滑為京西邑。則三冬之教。遂不預焉。民又曰我畿內之民也。顧不如畿外之人。暇逸而安樂。此百姓今日之意也。人情如此。豈國家所以親腹心。厚根本之計哉。臣以謂畿內保甲宜悉罷之便。惟陛下采納幸甚。

巖叟又乞罷青苗免役保甲。上奏曰。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一家之事。知而不言。非孝也。言而不盡。亦非孝也。有人

於此為姦言說說。陰蔽善謀。以欺其親而幸利焉。而其親未之察。則當告乎。勿告乎。孝子不忍。以此心事親。忠臣不忍。以此心事君。臣雖至愚。慕孝子之心。以為事君之法。臣昨在外。方聞皇帝陛下即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內批廢罷京師民情不使十餘事。及屏出宗用臣等數人。中外喧呼。交相慶快。又恊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為輔弼。積年之弊。指日可除。而七月于今。未聞勇決。猶鬱天下之望。何也。蓋忠賢少而姦邪眾。陰為朋黨。沮隔於其中耳。臣誠惜陛下有哀矜庶物之心。有愛育羣生之意。四方疾苦。又盡知之。未得曠然以發於天下也。姦朋邪黨。既已辜負聖君於前日。又欲欺惑陛下於此時。臣切痛心。彼見四方之人。密封交進。以訴疾苦於陛下。則亦自知為朝廷謀者不忠矣。其心顛沛。唯恐陛下有所更張。蓋其事既窮。則其過

自顯。而其身難立。不得不多方以自為計也。固有與忠賢佯為相親。而心實忌惡之。以伺其倦厭者。有明肆悖戾。以侵侮忠賢。而欲撓之使去者。有默默不言。是非兩可。而苟容於其間者。大抵皆欲以自固其權。自蓋其惡爾。故議者曰。姦邪不易去。忠賢不易留。治亂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間耳。此陛下不可不思也。陛下知孤忠之難立。則定力以主之可也。知群邪之難却。則盡意以圖之可也。先民之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在下之人。則皆知某人為忠賢。某人為姦邪。而不知朝廷之上。宮闈之中。能種種知乎。以陛下之聰明。宜無不知。然臣私憂姦計密行。羣邪浸長。則陛下之仁心無復得施。左右之忠賢無復能立。朝廷之公議無復可伸。四海之生靈無復受福。天下之勢危矣。此臣所以寤寐反側而為陛下憂之也。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

儻陛下如聽政之初。直從中批出指揮。令罷某事。罷某事。則姦心自沮。而陛下之聖澤行矣。臣昨在河北。為知縣。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親見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汎汎而知之也。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百姓乃蘇。而近日指揮。但令歛散不立額而已。則所以困民之本。十分之八九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役錢天下億兆之家所共苦也。須如舊來復行差法。民乃便安。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錢而已。億兆之家所共苦者。十分之七八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一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命冬教。然尚存官司。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亦必陛下不知也。此皆姦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弊。畧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策者也。此忠

義之良心所以尚愆也。天下識者皆言陛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事。陛下高枕而臥矣。臣不勝憤懣納忠之至。貼黃如執論者以為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聞。願命講究而行之。臣蒙聖恩召自踈遠誓不為朋黨以欺天聰。以孤忠上事仁聖言觸眾怨。惟陛下力賜主張。臣得盡其愚以効萬分密為聰明之助。幸甚。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論給田募役狀奏曰。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灾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

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灘戶絕後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若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

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已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止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復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以軀命償官。且猶可募。則

其餘色役。名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名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犬遠。即久遠

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報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内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灘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他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是

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樂
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乃是久長萬
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
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
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彌為
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
慨然以為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
下便之。威為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
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
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
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元祐三年。軾為翰林學士。上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

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
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樂十
倍。五路百姓朴拙。間遇差為胥史。又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尋
詔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

軾知杭州。上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
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
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
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
利。今惟狹鄉戶小役者。替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
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
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報名衙前。不
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

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
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久。三年即以助
役錢支募。此法尤為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
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徒所至
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
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
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
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即行。
役率以二年為一審。向來尚許一戶歇役。不及三審。則令雇募。是欲
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審數。
而乃減審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
備用。若有餘剩數。却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言無

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用。而預為椿科。
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緣為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
錢。以免復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
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為之用。則敷錢多處。役戶
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
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
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
輕重為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和漸蘇。則差役良法
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切聞天下諸路差雇役
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今未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閱
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出錢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

光所言甚詳。而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等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容無弊。故當隨時刊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先令州縣刺史令佐從民利便。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廷大誦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常差役。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己見。不同知利害。及祇付所司。別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旨。至今其法未定。盜滋狡吏侵擾。若如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保甲二弊疏曰。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

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命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況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辦。大有田二十畝之家。終年所收。不過二十碩。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蓋昔日推行之始。未暇講求利害。唯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戶。精專閱習。萬一或有調發。雖破竭家產。所得幾何。裹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於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二為陝西州郡。今秋雨滂。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候災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

並特與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又况郡縣自来檢視灾傷。多是通計一縣所放。立為分數。如元管稅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分。即非以逐戶所傷。立定分數。其被灾既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灾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為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臣訪聞陝西諸縣人戶。有為田土絕少。雖管三丁。陳狀乞免教。并有訴述本戶灾傷過多。但為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逐縣拘礙條禁。不敢輒行。伏乞早賜旨揮。庶寬民力。

陶又奏曰。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稅錢貫伯。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皆別為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緡田畝。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

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為條約。如稅錢一貫為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開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開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開一年。具以田土頃畝之類為等。并其餘同等多少。不伴者。並做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戶稅為差等。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

陶又奏為乞下有司。別定坊郭之法。以寬民力。疏曰。臣伏見成都府梓州路。自来只於人戶田產稅錢上。依等第差役。熙寧初。施行役法。

別定坊郭十等。人戶出營運錢以助免役之費。蓋朝廷之意。本為人戶專有營運而無稅產。或有稅產而兼有營運。故推排坊郭有營運之家。仍於田產稅錢之外。別命承認營運錢數以助稅戶。誠為均法。然推行之初。有司不能上體朝廷本意。一切督迫郡縣。及差官諭意。惟務定得坊郭錢。多用為勞効。州縣承望風指。不問虛實。及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城郭者。估其所直。一槩定坊郭等第。雖以推排為名。其實抑令承認。立成年額。歲歲相仍。至今不減。訪聞嘉州坊郭人戶。以至閉戶移避於鄉村居住。其營運錢亦不減免。雖欲轉賣屋業。勢不能售。其弊至此。蓋亦極矣。今來朝廷講議差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一可偏廢。然理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不須循用舊額。務在酌中。其已有屋宅而別無營運。或有營運而物力不多。並宜蠲免。以寬民力。切慮諸路亦有似此去處。伏願聖慈。下有司詳議。立法施行。

哲宗時。蘇轍上民政策曰。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吾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有。天下之民。亦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鬥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勦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人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

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未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而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陸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

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門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按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均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無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

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
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
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其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
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年之後。必將使農夫
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
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輟。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敗人家
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
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剋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不給者。爾
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
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
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

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剋。三
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
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
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若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於坊
場。尤無明降廢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
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
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
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
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
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
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
散役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

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欵再言役法疏曰。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切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下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廚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

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昭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之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眾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改。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為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

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
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
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
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

輒又論差役事狀曰。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
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
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
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
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
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
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
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命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

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
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
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
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
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
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具言所聞差役
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摯乞置局議復法。疏曰。臣伏觀本月七日勅節文。天下免
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
令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為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
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姦邪
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蓋今

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由新法而進。於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勅命內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帶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譬畫自可候到日。脩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候臣寮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為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摯又論役法。疏曰。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仁救。而道之寓於形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耗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

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趣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今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於寧民適治。所謂道之仁救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遂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耗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救。相為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繇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剗祖宗差役舊勅。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於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察歛之。蓋於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鰲。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而地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

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產。或以倍稱之息舉責於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并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缺之害。孰為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卹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於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剝。損下益上。為國取誇。大失朝廷惠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繇役昔者有至于破產而民憚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

之入。為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矣。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唯有散役承符弓子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繇役輕矣。治於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為哉。坊場之法。舊制樸戶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無有剽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為公家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於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壘壘。虛構抵本。課額既大。理難敷辦。於是百敝隨起。決至虧欠。州縣勞於督責。憲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為減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於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損分數。與民共之。

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見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乎承撲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戶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既以案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為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為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祿。遂假其說。資以倍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槩斂民錢。給為吏祿。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內外之吏。除重法之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於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為此費。誠何為哉。至於所謂

重祿以行創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令下已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歲聲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慎之也。吏受賄於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匹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為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識忌諱。合銜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

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利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
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
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
多有類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免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勅
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於國用。况祖宗以來。至於役法未改。役
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為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
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為公家納錢。爾
不幸有連年灾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冰正轉徙為溝中瘠。而強梁
者。賒死忍命。不得為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免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
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為不刊之令哉。古者藏於民。誠令百姓賦稅之
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
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免役錢宜一切罷。一免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

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
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願臣之言。蓋
其畧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抵牾。宜有畫一之論。然乞於兩制臣
寮。選差明於治體。深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而三省
執政官典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摯又論保甲疏曰。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氓。恩施
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
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為弓
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閑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蓋
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怵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
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簷耨之習矣。羣聚而笑謔。奮
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材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

清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誡。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為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為樂也。今既歲教。止一月。照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其生理。而身為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為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肯復從事于耕。豈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強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以為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從事於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為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謂宜有法以斂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召其情願。刺以為本州禁軍。若舊係正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者。戶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隸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

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於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為多。伏望詳酌。

楊繪上言曰。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比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比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免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息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八

賦役

宋拓宗元祐四年右司諫劉安世乞罷畿內保甲疏曰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寓之畿內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先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阼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農隙之月倣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勢深得禦外治內之策然臣所有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名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嘗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

之內亦置保甲。勞民示弱。且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存。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五年。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役法之弊。疏曰。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請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百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畧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至厚。重恤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恬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內

懷顧望。造播橫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募雇。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皆不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寔以窮困。損九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惟欲誅剝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戶輪差不及三番。處總役次太重。臣亦

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
力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
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九千餘
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謂之輸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
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
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首有餘年。差
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理。考觀已試之效。固可行之不
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
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
尤宜協心體國。拒聖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動搖人情。惑亂
天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紜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
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斲之意者。開羣

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姦徇
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哲宗時。尚判司農寺。曾布條奏役法。疏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
前之役。故今所輸。較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
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
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
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
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歛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
第不齊。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
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
減。亦未為非。况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
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歛。在錢升補上等。以足配

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率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兒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伸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棟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飢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儲。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以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門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

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徵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為令。不受民訴。使趨京師。諛謹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趨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含蓄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畢仲游論役錢。疏曰。古之為政。雖隨時適變。間有損益。至於推強撫弱。抑富卹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即有兼并之家。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為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於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廉耻厭足之心。唯有

祖宗差徭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為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蓋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貧定為上下。有千金之產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產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產。與五百金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之產。而又欲兼五百金。則憚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不敢進也。其至有隱寓田產於他人。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為兼并設。而裁制兼并之道寄在其間。自改差為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并之患已多於差法。何者。差役之法。大姓不利而下貧以為利。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以為利。今有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蠲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并。

下貧。唯恐力之不逮。自中戶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兩。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熙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蓋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為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為十中民。或百下戶。於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寧以來。雖有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戶。流離散亡。轉徙於四方。所以然者。斥廣田產。恣為兼并。大姓之家。所難遇。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為也。仲游又論役局。疏曰。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為募。天下之人言。今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初。欲復

者長戶長之役。士大夫之聞者喜見於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歎。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攬是非。為萬世之慮。備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意差法之未善者。為法一。豈未復之時則為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蓋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及。貨賂公行。而貧富無別。熙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顧令人出繆錢以私其贏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旬浹之功。而爭至於期年之外。既不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於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邪。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左正言孫諤上言曰。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非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為問。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

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今歲諸路蠶麥並熟。處甚多。其價隨而過賤。風聞逐處監司將積年逋負並行催督。不惟虛費鞭朴。亦徒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必不能以一熟之力。了納積年之欠。至使民聲愁歎。謂豐稔不如災傷。蓋纔有水旱。則舊欠俱闕。若稍獲豐稔。則使宿逋並納。欲乞朝廷指揮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庶幾疲瘵頗獲安濟。

監察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觀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請保甲上教。其下等戶土地既少。不免効力為生。并止有兩丁。

其間有疾病者。雖依條未該破丁。若不能營作。顯難應副保甲色役。三省同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除見教人外。本家止有兩丁。病患未該破丁。而委的不堪營作。并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推行之後。人以為便。况當時奏請得旨施行。乃是今日一二大臣。脩先帝法度之人。非是故為增損而壞法者也。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却有指揮衝改土地不及二十畝之家。免冬教。全條更不行用。及老疾羸弱者。選以次人承替。緣貧下之人。其田不及二十畝。効力以求日給。若令上教。則廢為生之道。官中雖給口食。不足以償所費。其家無以養。兼老病羸弱之人。既難以筋力從事。其養生必賴於杜者。若是兩丁之家。一丁老病。而又令杜丁代教。則老病者必致失所。竊聞此法既行。人欲避免保丁。有賣盡土地者。有分析生產者。或稱父母年老。或分房向外。或令女婿出外。乞破丁者。人情如此。理當安存。蓋民

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民既賣土地。不為長久之計。窮則斯濫。必流而為盜。恐貽朝廷之憂。臣伏乞睿旨。令保甲土地不及二十畝。兩丁病患者。並依元豐八年指揮施行。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不勝幸甚。

右正言王覲奏。為乞添差詳定役法。官疏曰。臣伏見朝廷以役事至重。故差官置局詳定其法。今詳定官吏部尚書孫永。吏部侍郎傅堯俞。戶部侍郎趙瞻。皆素有名德。縉紳之選也。然戶吏劇曹。專治其職者。尤憚其繁。而使之兼領役事。豈得盡意於其間哉。今役事久而不定。天下之猾胥貪吏。得以搖動人情。而郡縣等第戶。及招差人。欲求安靖。未得也。夫諸路通法。當出朝廷者。講求何可以不備也。四方疑事。日望旨撫者。施行何可以不速也。况諸路役書。已有到者。遞限月日。皆次第將滿。其役書必相繼而集矣。非劇曹日力之餘。可得而省闕也。臣愚以謂臣僚中當更有通曉民政。而本職稍簡者。若添差一

二人使得專在本局以治其事庶免滯留之患。

徽宗即位初工部侍郎王覲奏乞重定差役人戶等第疏曰。臣竊聞諸路州縣頗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戶數少。差役不足者。目今雖以次等人戶相兼。差是。將來役人年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戶可作。三兩番更休。充役之虞。亦是經隔年歲不多。其中等人戶應役既頻。則其力必困。議者患之。臣竊以為不然。其弊有自來矣。議者或未之知也。伏緣差役之法。本朝行之百餘年。未嘗患人戶少而不足。以充役也。至今日而患之。蓋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先會一年雇役及寬剩錢之數。然後賦之於民也。賦於民者。不可無法。而且欲其均。又必會其民家業之多寡。為緡錢而率之。其法大槩曰。一州差役及寬剩歲用錢若干。一州之民家業錢若干。即家業錢每貫歲出免役錢若干。而歲計之用矣。法雖如此。而民財卒不可以

得其實。必欲得其實。則必至於搔動。而民情之所甚不悅者。如手實之法是也。故州縣之吏莫不以謂雖盡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足乎歲計而已耳。徒致民情之不悅也。雖少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亦足乎歲計而止焉。乃可持虛名以悅民。故天下之所謂家業錢者。或十得其一二。或十得其三四。寬於此者。固不可勝計。密於此者。未之有也。不惟如此而已。州縣又有先集等第人戶。使各承認。逐戶合納免役錢數。既足歲計矣。然後令供通家業。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錢若干。今某人歲納免役錢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彼人戶乃具狀供析家業。以取合所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十得其一二者。又加少也。既用家業錢以定免役錢之多少。則所謂等第者。無所用之。而等第之名。又不可廢。故郡縣之吏。皆於家業帳內率意立說曰。自家業若干貫以上為第一等戶。若干貫以下為第二等戶。

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其等第既公私皆以為虛名矣。然小民之情終惡為近上等第。則州縣之吏亦何惜更以虛名而悅民。故天下州縣之等第除上等戶物力顯著難以退減之外。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可勝數哉。此臣所親見也。今州郡徒用前日不實之等第而差役則人戶之可以應役者至少。又何足怪耶。臣愚以謂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戶稍多得以更休而不困。即須告詔天下郡縣使重定等第。令頗得其實。則力役均而論者之所患者不足以為患矣。惟聖慈詳酌施行。

貼黃免役法根究人戶家業以緡錢率之。又官司有故為假借之意。故難得其實。今鄉村人戶只是分為五等。推排家業之大槩易得其實也。兼等第亦不須特行排定。緣著令鄉村三年一次造簿。以可申或州縣。遇依條造簿年歲。子細推排等第。不可漏

落堪任充役之人。隱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人戶數少。差役不均。庶幾等第漸次得實。不為差役之害。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為民必有役。奉公上之通義也。免役必輸布。取民力之中制也。會一歲之用以為賦。其寬剩不過十之一二。以備凶荒之不足也。此神考立法之本意。而奉行之吏於十二外別立封樁。子或過母。元祐之政得以藉口。先帝適追神考之志。一切罷去。可謂善繼。然隨時損益之美。有待陛下今日。臣訪聞府界提舉常平祝朋劄子。乞復行封樁以備不給。此何異於獻羨餘者也。職董農政。當講求神考立法之意。俾德澤下逮黎庶。而乃啟厚歛之路。天下必以府界先偵得指。希風迎意。翕然各私售其說。變亂故常。斯害政之尤大者也。陛下即政踰年。膏澤義利未聞有以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拭目傾耳日望堯舜之治。不啻若飢渴。朋以厚歛之說。開新政

之隙。是欲陛下陳神考之良法。當天下之怨議。復見詆毀成法之人。駢首屬耳。切切私議。將乘間而發也。其背陛下繼述之意。有如此者。若朋別將使指。臣未知其如何。決不可以董常平之政。蓋常平所董。皆神考所立法度。其一如此。類皆可知。陛下方因時損益。酌其中道。力救元祐紹聖過與不及之弊。使天下後世好為異論之人。無得而議。故造端不可不謹也。

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論復法疏曰。臣竊惟免役之法。起於熙寧之初。當時中外臣寮。論列利害。不可殫舉。大率優上戶。缺下戶。優富民。缺貧民。雖單丁女戶。以至僧道。皆不獲免。以其所缺養吏之餘。謂之寬剩。是謂一稅之外。更起一稅。大失祖宗寬民之意。行之六十餘年。今則由之而不知其害也。陛下灼見紛更之弊。既不能復循舊制。今乃於元額之外。重增三分。官戶更不減半。其於祖宗之意。益遠矣。又如鈔旁等錢。乃前日殘民之術。靖康初。即以罷之。近降有揮雖不賣鈔。而猶隨鈔納錢。費鈔得錢。規圖苛細。已非朝廷義事。乃令隨鈔納錢。是何名目。凡取於民。亦須有名。取之無名。不得無辭矣。今國勢微弱。強敵未和。高城深池。不足恃。堅甲利兵。不足恃。臣知所恃者。惟民而已。安可橫斂加賦。重失其心邪。比來州縣用度不足。雖知此法之弊。而不以為言者。幸其所斂。以資闕乏。獨京畿運判上官恪。能言之。仍乞諸路依此施行。其意甚善。雖奉聖旨。權免京畿。而諸路未罷也。臣願陛下如恪所請。遍行諸路。且使斯民知此二事。昨因臣寮建言而行。今因臣寮申請而罷。皆非朝廷本意。則心悅而歸之。此堯舜得民之道也。祖宗得天下之術也。幸陛下毋忽。

高宗時夔州通判虞允文奏論四川差科科約之弊曰。臣竊惟陛下躬好生之盛德。邇民之疾苦。以幸海內。頻年下詔。大蠲蜀賦之苛。息

施之隆與天無極而廣詢博訪尚勤不已之心。凡食一命之祿者其何以報稱。而州縣之間差科之數不實。科約之外輒復別取。為民隱害終不可去者。民愚而無知。吏姦而無所不至。民豈能與吏敵也。謂如一郡合起和買絹一萬疋。郡管稅錢一千貫。即是人戶管稅錢一百文。方合科一疋。若州縣以八十文科一疋。則多取二千疋矣。自和買而類推之。差科之數不實。不勝其多也。又如大禮助賞。合用轉運司科約內係省錢計置。若州縣將本色錢妄用以大禮助賞為名。別行科取其為銀絹之數。不下數千萬緡。自助賞而類推之。科約之外別取。亦不勝其多矣。吏以民之不知。故取之無藝。用之不恤。或以事土木不急之費。或以奉臺府無名之取。或以應親朋干索之求。甚者遂掠為己貨。無所顧憚。間有敗露為民所訴。則州縣相通。改換赤曆。方行收附。其獄或成。止從公坐。仇視其民。而既逾酷矣。今約束之詔

甚明。而吏之所行敢與詔戾者。以書罪之法未立也。臣嘗觀唐憲宗元和之初。立為條制。凡兩稅應留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縣長吏並以枉法贓論。令出使御史訪察。其後又遣詳覆使按治一十六郡。梓遂郡守嚴礪等皆抵于譴。案籍具存也。憲宗中興。威令復振者。實本諸此。臣愚欲陛下特出睿斷。將州縣賦外大科別科之錢。從枉法贓之罪。明詔諸州長吏。限以一歲許令改正。別造科約。具逐縣差科則例。均給五等之家。及以蠲除之數申轉運司。仍乞於諸路轉運司官選差清強通練者。專任施行稽考之責。說事具數以聞。以俟陛下異時遣使詳覆。庶幾州縣知所畏戢。百年隱害。一旦可去。仰副仁天子宵旰斯民之意。

右正言陳淵論薄歛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之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取民以什二。用之猶不足。而告之以什一之法。亦迂乎。此儒者之論。所以多不見聽於時君。而商財權利之臣。所以常得行其計也。然世之患不足者。始則多取於民。民既不足。又從而暴斂之。措刻屢興。於是。有轉徙流散。去而為盜賊者。終於不足。雖加之以刑戮。財何自而得乎。非特如此而已。因之以致大亂者。是不反其本之過也。由是言之。雖若甚迂。宜在其中矣。

中書舍人洪遵論被水人戶折科疏曰。臣竊聞平江府湖秀州去年積潦之後。農民流離失所。今春蚕麥頗登。得以續食。施工南畝。日覲秋成。而近來大雨連綿。無異去歲。田不沒者無幾。皇皇哀誦。無以善後。而州縣不能以拊摩凋瘵為意。但知依例預將秋苗折科大麥。每米一碩。令民倍以麥輸。方今麥價不下於米。積困之民。朝賑暮貸。猶

懼不濟。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以為二。使之剝膚椎髓。終濟於溝壑乎。臣聞養馬所須。本不至此。姦吏因緣。無所不至。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下戶部。會計馬料。見在實數。當用幾何。只令合科借處。如數敷折。須以苗一碩。折麥一碩五斗。庶幾民戶。可以輸納。仍乞先次行下三州。被水人戶。盡免折科。免致重困。吾民不勝幸甚。

章誼乞委通判均平稅役奏曰。臣叨蒙器使。職在牧民。夙夜以思。其可以布宣陛下惠澤者。莫如為百姓除患。臣伏觀平江。今日百姓之患。在公者莫甚於催科之無法。在私者莫甚於賦役之不均。夫逃亡戶。荒之田地。不耕棄。而二稅具在。監司守令。拘於省額。而不敢除。姦胥猾吏。利於誅求。而不肯白。每歲拘催。責任都保。有不備償。答辱隨至。此臣所謂催科無法者也。至於富家。臣室。降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貧民下戶。破家竭產。以償不割之稅。田無稅。則科缺之數寡。稅不

割則戶籍之等高。此臣所謂賦役之不均者也。今欲救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於縣令。是三者吏課叢委。酌應多方。雖有敏彊之吏。功不能專。方有餘暇。况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聖慈。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役。詳舉告陳之令。先開晉原之路。責以期限。賞信罰嚴。如此。則二弊可去。貧富皆安。公私共濟矣。不勝幸甚。

試中書舍人李玘遜上奏曰。臣伏覩朝廷。比以兩浙江東西等路。因被盜賊燒劫。逃移人戶。秋夏二稅。並皆倚閣。累年之間。漸次復業。仰見陛下仁厚之政。惠養元元之意。天下幸甚。近因中外臣僚之請。已降指揮。夏稅兩浙路。並復元額。餘以紹興四年欠數為率。江東權閣三分。江西權閣五分。餘數依限起發。秋稅已經放免。及五年十料之數。並令輸納全稅。臣契勘曾經燒劫。逃移人戶。如已是復業開墾了。

當自合依今來指揮。輸納緣諸路被害州縣。輕重不等。其間有大段深重。全未歸業。雖已歸業。未曾開墾。去歲若一槩立定分數。及全復舊額。委是無所從出。切慮百姓虛被追擾。致逃避流為盜賊。而官司徒有虛數。不濟實用。若緣此一例。與展年限。又恐其間不無僥倖。臣愚欲乞依今來檢放災傷條法。令逐州委官。同逐縣知縣。遍詣元被劫人戶。檢視田畝。已未開墾數目。詣實本州保明。申轉運司。差官覆實。保明申朝廷。其已開墾數目。即依舊額輸納稅賦。其未曾開墾去歲。並權倚閣。委自今。佐知通多方。招誘歸業。開墾逐年開墾到數。申朝廷。考其殿最。而賞罰之。庶幾數年之間。民得安業。而公家實得稅賦之利。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祚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于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

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於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實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霍丘縣屯駐高武畧人馬。公行文移於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高統制人馬於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脚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為盜矣。又况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踵至。恬不為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為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為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

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丘縣高武畧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乞早賜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為虛文也。

孝宗時。太學博士虞儔輪對劄子曰。臣恭惟國家聖聖相承。法令明具。無非以惠民為本。若州縣官吏。悉能奉行。則何弊之有。今州縣之弊多矣。惟賦役不均為甚。非法有所未盡也。蓋官吏奉行不度之過也。諸縣稅租。夏秋造簿。及已受納。對鈔朱銷。凡所以關防之法。非不嚴且密也。近來諸縣推割造簿之時。豪右之家。許囑鄉書。只用白狀。不送保分人丁住止。將一戶稅力。分立詭名。減免等第。却與下戶暗增色額。當職官畧不留意點對。便以造簿為定。赴州審印。下縣起理。開數給帖。付戶長催科。其詭名挾戶。既無人丁保分住止。雖間有潛

行送納。甚者至於偽作逃亡掛欠。官司多是抑勒戶長代輸。以致戶長受害。愈難充應。又民戶輸納二稅。除給戶鈔外。官司自有縣監住鈔。可以照應。鄉書不即與朱銷。主簿又不書押。或去失官鈔。則反追索戶鈔。至有不行照用。勒令再納。以致下戶重困。其弊乃爾。豈非官吏奉行不度之過乎。常平免役。自有專法。非不詳且備也。近來諸縣所差保正。長雖以稅力高下為則。然姦民利在規避。後次於未點。差已前先行計。囑鄉書將所管稅力。虛立典賣文契。及詭名走寄。官司不究情偽。往往將無力下戶。抑逼承認。或經一季。或經半年。並不依限與奪。緣官司不曾置籍。具姓名。明注入役。年月前期定差。致已滿人。未得抵替。間有保分不測。烟火盜賊。柱受連累。破壞家業。其弊乃爾。豈非官吏奉行不度之過乎。臣愚欲望陛下詔有司。檢坐見行條法。申勅州縣。務在必行。未為文具。仍委知通。常切覺察。監司巡歷點檢。如有違戾。去處重作施行。庶幾成法所在。官吏奉行。罔有不度。賦役以均。民受實惠。天下幸甚。

長沙守王師愈上奏曰。臣伏見州縣間民之所苦者。在於充役。官之所難者。在於差役。陛下高拱九重之上。明燭四方萬里之遠。民之利病。罔不周知。比頒詔旨。告戒大臣。欲均役法。甚大惠也。臣嘗承之長沙。叨民社之寄。豈敢不仰體聖意。貢其狂愚。伏見長沙前政劉椿。創為集議帳。臣既到官。損益而行。役不差而人樂充。三年之間。絕無爭訟者。百姓以為便。官吏亦以為便。鄰邑如善化。安化。瀏陽。倣效而行。又以為便。請為陛下試言其大槩。一鄉各有都。一都必有富豪。可充保正者。多者十餘戶。少亦不下五戶。其物業之高下。人丁之衆寡。歇役之久近。咸具于帳。俾見役保正。將替兩月之前。持此帳備酒食。會其充役之人。衆共商議。公選一名充應承代。其間雖有情偽曲折。官

不得而知者。此曹盡知之。纖息無隱。案吏鄉司。不能曲為輕重。故善良之民。樂從而無訟。或有富強頑猾。不循理者。巧飾詞說。規圖避免。則令見復保正。押帳內人。至于縣庭。長官折衷。衆人之議。以理曉諭之。鮮有不聽者。間有頑然不服。不免臨之以威。必欲如衆人之議而後已。其或衆議挾私。窮究見實。必為懲挾私之罪。如是。則富強豪猾之徒。亦願從而不敢訟。蓋係衆人之公選。官吏無所容其心。此集議之大槩也。臣抑嘗原其必爭之端。由科敷重而費用多耳。於是都內凡有科敷。一切罷去。利可興。則興之。害可除。則除之。數月之後。遠近孚信。故集議尤易為力。所有集議帳式。輒具進呈。然而此帳易行於湖廣。而難行於江浙。江浙官戶多。詭戶多。其民猾也。湖廣官戶少。詭戶少。其民淳也。欲望聖慈。頒臣此帳于湖廣州縣。與見行常年役法兼行。聽從民便。則民無充役之苦。官無差役之難。惟陛下留神幸甚。

唐仲友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軫念元元。惠苦役法。數年以來。數採議臣之請。損益斟酌。期歸至當。德意蓋深厚矣。臣誤被臨遣。愚管之見。不忍自嘿。以負陛下。臣初任縣僚。嘗歷考役法之本末。久伏田野。又熟察民情之利病。乃知法惟畫一。而情有萬殊。法可以通乎人情。而不能自周乎人情。顧行法之人如何耳。得其人。則法行而民情安。非其人。則法廢而民情擾。比年以來。民情所以廢苦於差役者。蓋有由矣。縣令惰弛。賊汙。委政胥吏。吏緣為姦。蠹害百出。其始差也。甲當充役。或先差丁。導使論丙。轉以及甲。故民破產於爭訟。其既差也。峻刑於追呼。巧法於科率。須索誅求。谿壑無藝。故民破產於搔擾。二弊不去。陛下雖有良法。美意。民之困苦固自若也。臣愚竊謂縣得賢令。雖以簡要之法行之。而民猶安。縣無賢令。雖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猶擾。令固不能皆賢。則考察勸沮。誠不可緩。臣願陛下申敕監司守臣。

謹察縣令之賢否。稽其差役訴訟之多寡。搔擾之有無。以為殿最。取其甚者。條奏一二賞罰焉。庶幾官知奉法。吏不敢肆欺。民被實惠。輕於從役。實郡邑之急務也。

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簟。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厲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為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驪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畧。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歛。有非承平之

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俾質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為先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畧。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為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文符曰邊境曰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天成。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表說友上奏曰。臣竊見州縣小民。有產去稅存之害。官吏非不盡知。

朝廷亦累嘗戒諭而終無成說以革其弊。此由得產富民規避官物。惟幸緩於過割。隱漏稅賦。官司既未割稅。而追呼催督。止及鬻產之民。彼方以產售人。固甚不得已。今又無此產而納此稅。蹊田奪牛。其毒滋甚。疑使鬻者赴官陳訴。而追逮出官之費。已不少於代納之數矣。是豈不為重困哉。此最賦夫民之大者也。在法每三年一推排。此正祖宗欲以革產去稅存之弊。蓋一經推排。則凡某產已去某家。及其產已歸某戶。一一盡知。產業既明。稅賦自定。豈復更為小民之害。今縣道例皆前後避免。或以災傷為辭。有經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排者。此而不治。而說說曰。吾病夫產去而稅存也。豈不聞哉。臣愚欲望宵慈。自今立為定制。凡天下諸縣。並須三年一推排。候知縣任滿。司州府於本官印紙該載任內曾與不曾推排。結罪保明批上。如在任三年不曾推排者。候到部日。取旨。若今來尚有兩年為任之人。只

總以三年一推排為率。各於任內計年分。可見雖災傷年分。須及八分以上。然後免。庶幾一行此法。產稅自明。鬻產小民。不至重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奏義役利害疏曰。臣巡歷到慶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司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之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

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

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縣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奏聞者。

熹又上奏曰。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呈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久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勝自己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穿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

細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弊。而惜

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志祈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字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各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為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之限。以傷遠近。和息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加聖

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乾道四年春。蒙恩擢守鄂州。陛辭之日。得旨召募開墾荒田。立三限。通九年而後全起稅賦。臣自到任之後。措置申請不一。事多衝改。或限一年。或限半年。或不通檢止納元稅。或許遠年逃戶。歸業以致爭奪詞訟不絕。州縣莫之適從。臣巡歷諸郡。以目所見。惟常德府已耕墾及九分以上。澧州及七分以上。其餘州郡亦五分以上。下。以請佃之數計之。則全未及分。若行根括。則佃戶必又逃棄不耕。却致荒廢。非徒無益。况半年一年之限。犬迫民戶愈疑。若不通檢止納元稅。又多無元稅數目。亦成虛文。若令遠年逃戶歸業。則經官給佃已施工力之家。豈得無詞。官司何以取信於民。臣欲

乞檢照臣元奏。獲指揮及申省部畫一。及後來臣僚陳請續降指揮。類聚看詳。從長歸一施行。仍乞預先寬約年限。聽令自陳。不須根括立定苗稅。視田肥瘠為三等。上等每畝不過六升。中等四升。下等二升。役錢計料。不得過數。科數。重立罪罰。其夏稅令諸州取每畝兵火以前祖額。不得過數。自轉運司類聚申朝廷。從輕定數。候得指揮。方許行下。晚諭庶使耕佃之家。預知稅賦不重。安心着業。耕布曠土。漸闢伏乞睿照。

椿又上奏曰。竊謂養兵所以衛社稷。講好所以息閭爭。皆所以保國安民也。然當以理財為要。然後能濟二者之急務。所謂理財當知生財之道。生財之遺。取之於民而已。民力有餘。則取之不竭。民反本而知節用。則力有餘矣。今荒田尚廣。民多游手。用度不節。貧困者多。甚者轉而為盜賊。安能上濟國家之急務哉。然則民之情。孰不願安其

業而輸常賦也耶。當窮其逐末而不反本之原有以救之可也。人生所藉以生者穀帛也。穀帛出於民者也。民能力農桑而不失其時則穀帛不可勝用矣。錢者所以平百貨使輕重適均者也。錢鑄于官而不出於民也。官能精于鼓鑄而不致流毀商榷無弊用之有節則錢不可勝用矣。今賦稅多折見錢是取不出於民烏得不粟本而逐末耶。如曰朝廷用度至廣若不賦錢於民無從應辦是未知思也。今有榷貸商稅之利未為不廣當革其弊原除其冗食固自浩漸又况既賦布帛應請錢者量與布帛孰為不可。又民競奢僭不知節儉是以首致貧困。謂如閭巷之婦有以一冠一領廢價數千。奴皂之徒競衣羅綺皆當有以風化之使男力稼穡女工蚕織奢僭之風既息則貧困之人自有生理也。傅曰未有民富而國貧者是豈虛語。愚謂當遴選漕臣以均賦稅常賦不折變盡輸本色隨稅不納錢禁戢奢僭

除去冗食量入為出勤課農桑使田野盡闢盜賊消弭百姓富庶則所以上濟國家之急務者可不勞而辦矣。伏乞鈞聽

椿為吏部侍郎上奏曰臣伏觀近降指揮撥錢付諸軍回易以贖請少口眾軍兵仰見陛下存恤戰士德意甚厚軍人莫不感戴恩惠。凡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且回易以惠軍此利也何害之有。臣請豫言之。今江上諸州自歸峽荆岳鄂黃蘄江池太平十州皆仰商稅以充利源。今軍中回易之物則失所收之稅州郡將窘此其一也。商賈憚於征則必夾帶於軍中場務併容稅失之紛爭必多此其二也。軍中前此不許回易猶且以收買軍須為名復使戰士今明開其端將來必破回易必益多矣此其三也。回易所以圖利也物價低昂非人所能為或有折閱侵欺失陷將來必有征驅鞠勘之擾此其四也。然則謀其成不謀其敗姑以惠軍士為急况已出黃榜軍中亦望此惠不

可已也。臣願以中道處之。使不為害。莫若軍中回易物貨。盡與減半。收稅則州郡所失不多。軍中亦可獲利。並令總領所出給曆頭。具載回易物色及所差人數。稅務照曆減收。又檢察人數。其曆外之物。並依格收稅。如回易軍人有犯。聽稅務具申總領所。下本軍根究。仍嚴戒稅務。合干人不得分文乞覓。如是。則三害非所慮。惟折閱失陷一事。則繫乎幸不幸耳。當置之度外。如臣愚瞽之言。或有可採。乞別作聖旨施行。

員興宗議征稅奏曰。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姦。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訛吏姦。令之未必從。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一有不行。行之必易為力也。以姦吏而奉至煩之法。終歲欲行行之。亦難為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易通流。而國易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有一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稅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關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畧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意。科目煩多。漸成橫斂。故有稅筭緡。稅雜物。稅間架。稅六畜之類。見於前記。以為世或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常。凡為國苛賦橫稅。尋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為一定。至天聖中。有司以乏用。請稅緡錢。仁宗

皇帝謂泉貨之利欲流天下。今輒稅之。可乎。是則祖宗之於民稅。不特常慮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行。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今日郡縣稅務。多與州府通同。尚皆不遵憲度。自爲一己而殃物。不爲朝廷而愛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襄三峽。皆邊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務之六弊未去也。三峽荆湖。所遇稅務。不問商客稅物之多少。輒欲加等重稅。敷攤逋負。此一弊也。公道千里。武夫小吏。以爲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喝謂之花喝。商客辯爭。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月。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客類多。專欄預行資覓。多得則稅輕。少得則稅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四弊也。監專有私取之數。異乎赤磨之數。僻鎮外

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爲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稅務爲肘腋。百色呼須。暗行陪填。是致稅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則稅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適差清強官。兼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曾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覓及輒以弓箭恐赫商旅者。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少爲多。以輕爲重。被客人告首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處聖量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五十八

